



平生相见 不如怀念

两小无猜的时光，
青梅竹马的情意，
终成为至死不渝的永久守候。

姜永宁
著

一个惊艳了时光，
一个温暖了岁月，
直到繁花褪尽，时光老去。



中國華僑出版社

姜永宁

作品曾获得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二等奖。爱好读书、音乐、写作。从事策划与记者、编剧等工作。访谈与稿件散见于凤凰网、迷影网及各类公众平台。愿以梦为马，诚诚恳恳，在生活中耕耘出梦想的灵光。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喆

封面设计：一个人·设计
E-mail: 2412872146@qq.com

投稿邮箱：dongfangwenhua66@sina.com

他，潇洒不羁，用一生见证一霎情动。

他，温润如玉，卑微到尘埃里，见证爱情。

面对两个性格迥然相异，却同样真挚的少年，处于旋涡中心的她，将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相依相知的人。要相信，短暂的分手，绝非永久的别离，终有人为你守候，直到你的人生路，鲜花盛开。只要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忆，依旧烙印在你心底……

平生相见，不如怀念。

唯爱，暖生。

上架建议：青春·小说

ISBN 978-7-5113-5618-5



定价：28.80元

· 鼎力推荐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平生相见, 不如怀念 / 姜永宁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13-5618-5

I. ①平… II. ①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414 号

平生相见, 不如怀念

著者/姜永宁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喆

责任校对/高晓华

封面设计/一个人·设计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35 千字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3-5618-5

定价/28.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1. 童年的往事
2. 锵锵三人行
3. 我们的梦想
4. 诡异的任务
5. 初见夏叮咚
6. 李然的让步
7. 曲折的恋情
8. 简单的温暖
9. 勇敢的心灵
10. 父母的质问
11. 彻夜的长谈
12. 相见即眉开
13. 夏叮咚之死
14. 高考的记忆
15. 宁静的海边
16. 不在一起了
17. 曲罢愁无涯
18. 全新的开始
19. 林默的告白
20. 只有一颗心
21. 何乔木回归
22. 同居生活纪
23. 愤然地转身
24. 李然的抉择
25. 何乔木被骗
26. 再会何乔木
27. 留下或离开
28. 找工作很难
29. 李然的改变
30. 新婚的李然
31. 爱情的坟墓
32. 疯丫头与我
33. 李然的女儿
34. 追爱疯丫头
35. 李然离婚记
36. 她无从忘怀
37. 随你到天边
38. 乌龙寻人纪
39. 相约这一生
40. 重归于南城

1. 童年的往事

一

南方的城市最相似的时候总是在盛夏。

白天，阳光灿烂得有些耀眼，绕过浅灰色的屋顶，透过玻璃窗和门缝，简直有些无孔不入地投射进房子里。

这样的時候，整个城市都是悄无声息的，街上吵吵嚷嚷的永远只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分男女都穿着一条小短裤，捉迷藏，打弹珠，或者做一个小弹弓，朝那些镇定自若地在电线杆上站着的鸟儿们打去……

“一，二，三……准备！”我趴在地上不动声色，像深度潜伏在敌军阵营的革命志士一样，眼睛眯成半条线，拉开弹弓——

“你在干啥呢？”一双手突然地拍在我肩上，我转过头，看见了笑嘻嘻的何乔木的大脸。鸟儿听到声响，伸展开橙黄色的爪子，迅速地飞走了。

“这不明摆着么？”我没好气地说，“都让你给搞砸了。”

“我赔你，赔你行不行？”何乔木赶紧摆出一副笑脸来，“大白天这大太阳底下，你把自己当成烤肉了还是怎么着？赶紧的，陪我喝绿豆冰去。”

小时候，我和何乔木永远是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我们其中一个惹得另外一个有多么生气，过了一分钟保管两个人都喜笑颜开重归于好。

我和何乔木喝完绿豆冰以后，两个人就会光着膀子去篮球场打球，直到体力全部耗光，出了一身臭汗才终止。

打完球我们俩通常不急着回家，球场搁的两块废弃水泥板是我们休息的地儿，我们两个人老是得在那儿坐上一阵子，才慢慢悠悠地回家吃饭。

“你看那个，那姑娘。”何乔木用肩膀撞了撞我。

“哪个？戴眼镜那个，不好看呀。”

“你看哪儿了？我说的是长头发那个，眼睛大大的那个。”

“哦，人家应该是在球场等男朋友。”

“我等会儿就能追到她，你信不信？”

“不信。”

“那我们来打个赌。”

这次打赌以何乔木请我一瓶雪碧、一袋牙签牛肉告终。姑娘果真有了男朋友，男朋友是我们当时就读那所学校篮球队的，长得膀大腰圆气势如虹，一耳刮子上去就把何乔木打得眼冒金星。

“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回家路上，何乔木一直在和我抱怨：“谈恋爱这么早，一个个还都这么凶悍……”

“你自己不也是小孩。”我冷不丁来了一句。

“……”

后来何乔木回家之后，他爸妈又给他来了次惨烈的男女混合双打。直到深更半夜，我还能听到窗户外头传来的何乔木的惨叫声，“我再也不敢了……爸我可是你亲生儿子……我不就弄坏了一身衣服么？不就去玩球没写作业，你至于这样么！……爸，哪怕我真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你也不能这样啊……”

但到第二天，保准儿他还是这样，嬉皮笑脸没个正形，好了伤疤忘了疼。同时他特别自恋，《灌篮高手》火的那阵儿他常常学樱木花道，自比天才，还去买了件红背心，在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了个大大的“10”号，天天上学放学都穿着，特别臭美地等着女孩子给他送情书……

渐渐地，何乔木的红背心变成了机车夹克，手里每天拿的篮球变成了民谣吉他。而我呢，

我戴上了近视眼镜，手里拿的篮球变成了厚厚的参考书……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不变的仅仅是我和何乔木一直都是好邻居、好同学、好同桌，一直上完整个高中。

二

我叫陈文武，我的故事从这里拉开帷幕——这时候我 17 岁，在这座南方小城唯一的一所市重点高中念高一。

我最好的小伙伴叫何乔木，和我同龄，是我的邻居、同学、同桌，从幼儿园到高中……

他永远和我意见不一致，如果他能看到这本书，估计他现在照样儿是甩一甩头，说一句：“什么玩意儿？”——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家伙，母亲经商，父亲是干部，对我偶尔写点东西的做法永远指手画脚，嗤之以鼻。

我清楚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开始看《红楼梦》，一头钻进宝哥哥林妹妹的爱情故事里欲罢不能，从早到晚每时每刻一会儿吟唱莲花落，一会儿歌颂桃花开，周而复始不得安生。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文艺不息、肉麻到底的奋斗精神让我自个儿都被自个儿感动了。但不幸的是破坏氛围的何乔木，天杀的何乔木那时候就坐在我身边，手里面紧紧握着游戏机的手柄，啃着个鸡腿满嘴油汪汪地 45 度角仰望着天空，带着些淡淡的忧伤说：“双全，也就只有你对这么文艺范儿的東西感兴趣，像我，从来都只解得一些岛国女子的风情。”

“……去死。”

不过，对何乔木这个猥琐的回答愤怒归愤怒，除了嘴上嘟囔着骂他一句我也没有其他的法子。这家伙从小擅长体育，肌肉发达，四肢尤其壮硕，在小学的时候就荣获我们小区马拉松比赛第二名——第一名是街上卖烧饼的王二，他每天都要推着烧饼车绕过全城去卖烧饼，马拉松对他而言不是挑战人体意志力的一项极限运动，反而类似傍晚聚集在人民广场上的大娘跳一通健美操一样轻而易举。而何乔木以 6 岁的小小年纪，在王二芝麻烧饼的引诱下，鏖战紧跟其后的张三、李四、刘五，以新人之姿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着实不易。

另外，何乔木的这个回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要讲这个故事必须说明的一些问题。

何乔木称呼我为“双全”，这是他对我的爱称。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何乔木和我真心是一对穿一条儿开裆裤长大，革命情谊深厚的好朋友之外，也引出了我童年的一段辛酸的血泪史——

小时候玩过家家，何乔木老嫌弃我名字听起来比他霸气、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他开动脑筋，他苦苦思索，他体内本来就不多的几个文学细胞在这种时候才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于是，在一个炽热的夏日，在何乔木的淫威之下，我被他威逼利诱下收服的虾兵蟹将所俘虏，我被五花大绑，甚至连嘴里都塞上了布条，一路挣扎着押送到何乔木面前。当我闭上眼睛，绝望地回想起诸如刘胡兰、邱少云、沂蒙六姐妹一类坚强勇毅的革命烈士并试图模仿的时候，他慢慢悠悠踱着步子走到我身边，一脸容嬷嬷针扎紫薇的气势，手在我脸上胡乱摸来摸去，并且把我整个头像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地转圈儿。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怀着正义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怀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面对着铁血的敌人、无耻的手段，在何乔木把我嘴巴上的布条取下来之后用力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对他说：“行了，这次算我胆小，输给你了，你要干啥我都答应你，不过你得把我放了。”何乔木听到这句话，眼睛在眼眶里贼溜溜地转起来……

从那以后，我就在何乔木的奸计之下，认可了“双全”这个土里土气、听上去十足像旧社会丫鬟才有的名字作为我别号的合法性，并且让这厮从小学开始叫到了高中，或许还会叫得更久，如果我和何乔木有幸能够继续在一所大学里念书的话。

但万万没有料到，何乔木偏离了坐在电脑前两眼放光口吐白沫的宅男们的生长航线。喜爱《灌篮高手》的他在樱木花道、流川枫为了篮球而坚持不懈的精神的感召下，长成了身高

一米八三、身材匀称并且颇有几分姿色的大小伙。并且更可气的是，他除了在我面前使坏之外，总能够用那张纯真无邪的脸给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留下“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彬彬有礼的三好学生印象——从小到大！

是的，尽管我很想否认，但事实上的确不可否认，何乔木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我从小到大十来年的记忆中，痛苦和快乐的种种往事历数起来他全都能兼备，而且不但做梦的时候能梦着他，我睡醒了，穿透用来上课看小人书的便利而擦起来的厚厚一叠教材中间的缝隙，仍旧能够看到他拿着一支笔缠在手上转来转去。

“喂。”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手笔直伸过去戳了戳何乔木的后背，“你别搞这些好不好？你多大的人了？”

何乔木把头转过来正对着我的脸：“双全，你知不知道，这种有高技术含量的手部运动是建立在强大的逻辑思维之上的！这对于人智商的提升是有着莫大意义的……”

“我不听你的歪理邪说。”我果断地打断了要滔滔不绝的何乔木。

“好，那我问你，所有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写调查报告，写小说，写诗歌，要用的必备工具是什么？”

“笔。”

“所以说啊，双全，你想想，有多少天才的创意和灵感是来自于这些科学家和文学家转笔的刹那。而你竟然不让我尝试这项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你……”

“你真的很低俗！何乔木！”

在我吼出这句话然后带着些小得意看着震惊的何乔木的时候，班主任大分贝的狮子吼总会在两秒之后准时准点传音入耳从而彻底打断我这种“小得意”的情绪让我痛哭流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陈文武，何乔木，上自习课的时候说话，到外面去罚站！”

于是，我和何乔木就灰溜溜地立在了墙角跟前面。

“都怪你！”何乔木提提站久之后自然变得酥麻的脚后跟，叫苦不迭，“你说我是做了什么孽啊，你神经大条还非要把我也拉下水。”

“喂，你还好意思说我？我是因为你玩那些低俗的游戏才被罚站的哎，何乔木，我是为你的人生考虑才会义正词严地制止你哎，何乔木。我都没有说你，你还好意思说我啊。”

“转笔不是低俗游戏！”

“强词夺理。”

“哼……”

在我和何乔木在墙角跟前面也说开了之后，班主任的狮子吼再一次如期而至。

“陈文武，何乔木，你们两个，不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站到外面去了居然还敢说话，现在，蹲马步！到第三节晚自习下课为止！”

我和何乔木相互对视了一眼，何乔木冲着我吐了吐舌头。

月黑风高之下蹲着马步的我和何乔木看上去特别像清宫剧里面被人点了穴的大内刺客……

等到班主任拿着水杯去办公室倒茶，风情万种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我和何乔木的视野中的时候。何乔木才长舒一口气，冲着我小声地吐槽：“班主任最近怎么这么凶神恶煞的？”说完了这句话他又稍微站起身来，把手叉到腰上，夸张地模仿起班主任的样子来。

我看着面前神气活现模仿着班主任的何乔木，实在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2. 锵锵三人行

—

我只能够告诉你这不是偶像剧，所以相应的，女主角李然也不像偶像剧里面一切都设定得平平凡凡除了可爱善良别无长处的那些女孩子——更可气的是那些女生明明在开场白里就有一句“长相一般”却常常找一个长相不那么一般的女明星来挑大梁。我和何乔木也不可能为了李然闹得翻天覆地兄弟反目。当然，更不用担心的是我们彼此——那种“他的体温覆盖着他的体温”“他对他一笑倾城，而他看他第一眼起便已认定，他是生生世世牢牢缠住他的那只小妖精”的关系，这样细腻笔触并不在这个故事考虑的范围之内。

李然长得并不漂亮，1米63的个子也算不上高挑——当然对于外形上面的这些不足，李然有她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表达她对于世俗审美的诸多不屑“爹生娘养的，又不用走江湖去卖艺，我长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我不是到T台上去走秀的模特，也用不着走到红毯上笑得跟个大尾巴狼似的，长那么高干嘛！”

吸引我和何乔木注意的，是李然的干练、自信、洒脱——这些特质在她的高中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而且在她进入狼争虎斗鱼龙混杂的社会之后更像一张ID卡一样如影随形，证明着她的身份，替她保驾护航。用个现在流行的某种拟人化物种来形容她，那么简直可以直截了当的这么说——李然就是个假小子！

我和何乔木第一次见到李然的时候，是在学生会组织的一场聚会里，李然那时候是学生会副会长，我和何乔木分别在两不同的部门里担任着干事。

那次聚会因为学生会会长临时胃胀胃酸不消化，急着用斯达舒平抚情绪。组织活动的重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李然的身上。而李然那一天的穿着打扮等零星琐事也因为何乔木第一次看见李然的时候的愤慨之辞而在我的记忆里异常清晰。短头发，一身白色的休闲装，看起来特别神似隔壁王二家老过来串门的邻家妹妹，和大家闺秀全都搭不上边——也怪不得那时候何乔木意难平，学生会副会长好歹也算个领导阶级，而我和何乔木的干事身份注定了我们此时此刻就是端茶送水的杂役小工，在同一届的前提和基础之下，这样的等级差距意味着我和何乔木这俩七尺男儿要被李然这个其貌不扬的邻家妹妹驱使。

于是，何乔木把我拉到一边，一脸宫斗剧里不得宠的深宫后妃的神情，对我说：“你甘心啊？”

“……”

“看起来也没有多少魅力。”

“……咱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淡定。”

李然走到窃窃私语的我和何乔木面前，挂着一脸笑，对我们说：“咱一块儿去吃饭吧。”

“嗯嗯。”何乔木刹那之间转性了，用一张人畜无害的小白兔脸对着李然。

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了，我和何乔木则一直拖拖拉拉跟在最后面，我看了看走在最前边的李然，赶紧地问何乔木：“你刚刚怎么……”

何乔木眼睛里闪过一道狡黠的少年人的光，正值盛夏，暖风扫过两侧树梢，吹动着他耳朵边上的碎发。

聚会的第一道程序就是联络感情的聚餐活动，餐馆是李然定的，七拐八拐才能找到的一家火锅店。

进了店里，李然就特别大姐大地把所有菜全部都点好了，也不多问其他人的意见。

何乔木喉咙里装腔作势发出几声“咳咳”的响动声。

李然朝何乔木瞟了一眼，仍旧是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欠揍表情。

粉条、小白菜、海带结……配菜全部都上了桌，桌子中央也摆好了一大锅飘着鲜红色辣汤的水煮鱼，右上角还立着一瓶没有开封的橙汁。

看到一切都准备就绪，李然站起身，拧开橙汁的瓶盖，准备给聚餐的众人倒上顺便做一

个感情充沛的开场白。

“慢点儿，急什么呀，副会长。”何乔木懒洋洋地说，手往外拐打了个大呵欠。知道他要给李然出难题，老是当和事佬兼在何乔木身后擦屁股的我拉了拉他的T恤。

何乔木一只手从桌子上退下来，退到我拉着他圆领T恤的手旁边，把我的手握住，然后拉开。嘴里面仍旧在说话：“副会长，大家来聚餐，都是想热热闹闹的，感情才能熟络起来，你也要开个好头啊。”

多年以来，我和何乔木，还有李然的关系，仍旧像桌上和桌下这场心照不宣的游戏，何乔木永远选择主动进攻，而李然永远临危不乱，一次次接下何乔木扔给她的……攻击也好，关怀也罢。他们永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我，始终在暗处，参与着我高中之后这两个至交好友的人生。

李然听到何乔木这么说话，愣了愣，淡淡地回应了他：“好啊，当然，但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说怎么开个好头法？”

何乔木一下子来了劲，回答说：“只喝饮料多没劲啊，这样啊。”他看了看我，又把头转向李然：“我跟你拼吃辣椒，谁先说自己不能吃了谁就算输，要是我输了的话，我跟陈文武两个人打包票保证我们高中三年都当你的好下属，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服服帖帖的。要是你输了的话，不但聚餐的钱不能够从学校的公费里出，得你自己掏腰包。还得和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我们决定你要玩儿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总之做什么事儿你都不能拒绝。”

何乔木话音刚刚落下去，一桌子的人立刻像看个神经病一样看着他。

“何乔木从小到大都这么臭屁啦，他小时候参加亲戚的葬礼还在人家家属上台发言的时候说一整晚都这么吵，隔壁的小孩子肯定睡不着觉，李然你可千万别理他。”我赶紧凑上去对着李然说了一句，又在桌子底下踢了何乔木一脚。

何乔木和李然仍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两个人动都不动一下，就那么僵持着。

眼看着我行为上的刺激无效，参加聚餐的其他人也全都被何乔木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到了。桌子上的石锅鱼已经被煮沸了，却没有人去动一筷子。这时候我才忍不住用语言来提醒何乔木，反正都经历了这么些年当他和事佬的历史了。

我轻声对着一脸咬定青山不放松神色的何乔木说：“何乔木，李然又没有得罪你，别挑事儿行不行？大家都等了很久，待会儿饭都不好吃了。”

何乔木用路上露出的那种狡黠的神情望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好啊，喝就喝，我接受你的挑战，不过何乔木，你不要后悔。”李然在何乔木话音还没落下的时候，立马说。

“还有你也听到了，陈文武，要不是你，他不见得有兴趣参与这么无聊的赌局。”李然接着补上一句。

“我想我也讲得挺清楚的，就我和你拼吃辣的，其他人想吃什么吃什么。”

“好。”

何乔木让服务员上了几盘子辣椒。

李然显然不常吃辣。在和何乔木碰杯之后，就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辣椒，半盘子辣椒，一转眼儿见了底。对面的我则提心吊胆看着她。

但李然没有退缩，仍旧站如松，眼神一点儿也不带飘，淡然地看着何乔木，说：“第一盘。”

“厉害。”何乔木一盘辣椒刚吃完一半，在李然面前也不肯示弱，学着李然的吃法，也解决了一盘。

“差不多行了啊。我说你们俩啊，要拼吃辣椒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吧。”我夹了块鱼肉放到李然饭碗里，又再夹起一块给何乔木：“斗气斗成这样就得了呗，都吃点儿东西，大家以后还得同学兼同事整整三年呢。”

“现在为止我们是平局，辣椒剩最后一盘了，你不嫌麻烦就去拿，不然我去。”

何乔木推了推坐在一边有些呆若木鸡的我：“你去结账。”然后转过身，对着李然说，“不用了，我看你也喝不了了，我可不想最后弄得你肠胃炎要去医院，到时候我不但得赔偿你精神损失费还留下一个欺负女孩子的恶名……”

李然没等何乔木唠叨完，一把抓起辣椒，接着吃。何乔木一开始那种狡黠的表情和跃跃欲试的兴奋全都消失殆尽了，然后——也许是出于担心，也许是有点儿心虚，或者也许还带着点儿对李然的佩服。他用力去抢李然手里的辣椒，李然站得不稳，摔到地上，一口辣椒吐了出来。

“我认输，我何乔木从小到大，没见过像你这么倔，吃不了辣却敢吃辣的女生。”

那当然，你可把人家逼上了梁山。我暗暗在心里想。

李然没做什么表示，只是撑起精神，坐回原位。

这两个人，性格都一样的倔，只是，现在看起来，李然更胜一筹。

二

李然和何乔木的关系，由一段妄言开始，纠缠反复，如果他们的心是一片湖水，那他们的关系像一颗小石子投在湖里面，扬起水花再不见踪迹——但一切都在发生着，时间过去了。

而我们却仍旧固执地相信着，心里面能够留下踪迹。于是我们扬起手，以为可以捕风，但风也呼啸着吹走了，最后我们一无所获。

诚如俗话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我却一直不知道，在何乔木和李然这场旷日持久的游戏里，我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如果我从头到尾都是个棋旁观战的局外人，冷眼看着他们两个如这世间每一对柴米油盐的平常男女，最后注定在这个缺失爱情和理想的南方小城里平平淡淡地度过人生。那么为什么我会密集地参与到何乔木和李然的生活里面，充当着他们心湖中间的一艘渡船呢？

多年之后的我，生活在遥远的北城，何乔木和李然那时都已不在我的身边。而我却常常在一盏孤灯相伴的深夜，追忆起他们的脸，像能碰触到带着些旧衣橱樟脑香味的关于故城的旧日回忆。

而最终，把灯也关闭，在一片漆黑的深夜里，像个感情麻木、动作迟缓的机器人，进入回忆，却让回忆也模糊。

3. 我们的梦想

一

距离聚餐上的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一段日子，秋天来了。

除了天气渐渐转凉，这座南方小城几乎感觉不出太多秋天的味道，矮矮低低的绿化植物上面齐齐整整的挂着绿叶子，几乎没有一片有转黄的倾向。

我、何乔木，还有李然三个人渐渐熟络起来，“不打不相识”，何乔木后来常常在午饭的时间点上，三个人同行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嬉皮笑脸望着李然，感叹一番，和李然开不正经的玩笑：“幸好那天……”他痞笑着说，眼神里面晶亮亮的：“不然……”

“不然什么？”李然当即要用手去拧何乔木的耳朵，“我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给我收敛点，不然我真的要你知道什么叫作不打不相识。”

“痛啦！”何乔木凭借臂力把李然的手挡下来，抽开。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玩世不恭的模样，“看不出你这么瘦，还这么有暴力倾向。你要是穿越到清朝去，十个容嬷嬷加十个皇后都治不了你。”

“谢谢，也看不出你一个十几岁的男生居然对这样一部电视剧满怀热情，琼瑶一定在你的梦里充当着知心姐姐的重任，湖南卫视举办粉丝会真应该把你拉到现场去。”

自己挖坑自己跳，何乔木脸一黑，一时语塞。

这种语言上的针锋相对在何乔木和李然身上数不胜数，以至于那段时间我走在他们俩身边老感觉他们头顶上飘着两坨乌黑的云……

比如，李然有天穿了件黄色的套头衫，而她一贯的风格是一身白，配上她那张随时随地能准备涅槃的脸活生生一个行走着的殡仪现场，这道明媚的黄和她一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格并不相符，而且那天她选的衣服的确很没有品位，正中间有个类似NIKE鞋Logo的尖钩但又画得圆润了一些，这给了何乔木可乘之机。

“我说啊，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你挑东西的品位能够稍微有点档次么？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准备报数的天线宝宝。”

“第一，我很高兴你不欣赏；第二，这件衣服是我妈给我买的，正因为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对于长辈的审美品位才会更会选择包容和支持；第三，要是你未来交了女朋友，她妈也买了这样一件衣服让她穿，你刚刚说的话完全可以得罪你未来的丈母娘。”

李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做完了这番陈词，然后往前面有点歪歪扭扭地走了几步——那天她受了腿伤，不方便走路，何乔木的形容是准确的，那天李然确实有点儿神似天线宝宝。然后她又像想起了什么，退回来，继续对何乔木说：“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么多，是因为我们还算朋友。如果是其他人随意点评我的穿着，我一巴掌扇过去。”

果然一物降一物，站在旁边的我耳朵都听直了。

再比如，何乔木的种种恶趣味天理昭彰路人皆知，在我和他共存的十多个年头里，他折磨我的手段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在李然以一个不和谐音符加入我们俩组成的逻辑混乱二百五小组之后，擦出的火花更是足以让人瞬间激荡。

学校食堂准备的午餐一贯和脸上参差不齐长着麻子体重直逼200斤还要刁蛮任性穿一件大红色外衣的食堂阿姨口味相当，那些长毛鸡腿肉炒辣椒绝对能让人吃上一口之后就身心起伏从此作为高中时代生理上留下的巨大阴影而无法忘怀。在我提到这个事儿不带喘气不带断句的节奏造成的压迫力之下你就一定能够感受到“大锅饭要不得”是多么言之凿凿的真理，但怪力乱神之处不急于此，这个走后现代荒诞路线的学校食堂目睹了学生们被逼上梁山纷纷以方便面果腹之后，重磅推出了所谓的南方特色美食“马齿苋”。

这种邪恶的蔬菜是在“忆苦思甜”的幌子底下上了台面被煮成一盆带一盆的稀汤端坐到打饭的窗口上的，在我和何乔木两个人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同时泪眼模糊，那种远超统一老坛酸菜面的“酸爽”让我们至今难忘。但李然对这道美食显然颇为陌生。她在打饭的行列里

被何乔木和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男生前后夹击，特别不满地对着前面的我俩说：“你们干吗呢？磨磨蹭蹭的，让不让我打饭了？”

我很沉默地端着盘子走了，但何乔木神秘地朝我使了个眼色，拉住了我，热情洋溢地对着食堂阿姨说：“阿姨，麻烦你给我们都来一份马齿苋。”

“好好好。”阿姨连忙答应，对着一盆子直到我和何乔木打饭的时候都没人想伸上一筷子的马齿苋笑逐颜开，在她把勺子伸到我和何乔木饭盒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的整个手都在颤抖。

三个人都打好了饭菜，坐到位子上之后，何乔木就开始威逼利诱李然，把马齿苋夹到李然的碗里面。

“你最近这么憔悴，必须得多补充维生素 C，尝尝这个。”

李然把马齿苋从饭碗里夹出来，扔到桌子上。

“吃点儿呗，对身体好。”何乔木不死心。

“我不，肯定难吃。谁知道你这个恶心的人肚子里又有什么坏主意。”

“这个一贯被称之为‘南方第一菜’好不好？你看双全都打了这么大一盒。”

“他是被你强迫的。”李然义正词严。

何乔木把一口马齿苋放到嘴里，细咽慢嚼以免露出难吃的表情。

李然埋下头继续吃饭。

“你能吃下一口，我给你 5 块钱。”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0 块。”

“滚。”

“不然这样，你吃得下，我就在数学老师在办公室里打盹的时候往他茶壶里撒粉笔末儿。”

“……”

“然后在 6 点半咱们上晚自习的时候跑到操场中央大声说何乔木是傻瓜。”

李然动心了，但表情依旧坐怀不乱，她迅速反应过来，回答何乔木：“不准反悔。”

“一言为定。”

李然拿出那天和何乔木拼酒的架势，一口咽了下去。

何乔木一幅幸灾乐祸的样子看着李然。

“咳咳。”李然一口咬下去，没咬好，一下子咬到了舌头。

于是，何乔木的煽风点火都变成了计划之外。痛加上酸，李然的勇气还不足以完成证明何乔木是个傻瓜的瞩目工程，她一口吐了出来。

但何乔木还在一边儿冷嘲热讽：“李然你不能挑食，挑食会长不高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艰苦的时候能把皮带抽出来煮了吃……”

看到李然眼睛里的腾腾杀气，何乔木才闭上嘴巴。

二

最不靠谱的校园传说 **top1** 绝对无可争议的要列给这一条——高一是高中的游乐场。

如果就读的高中是一所解放个性崇尚自由的艺校，那么这个传说还有几分可信度，放眼望去都是一地随时随刻能准备跳上一段儿最炫民族风的洗剪吹，校门一开涌出来的男女同学好像下一秒就要去开趴。但是，我和何乔木还有李然就读的这所学校，却是这所南方小城里唯一的一所重点普高，学校还在每年招生季特招贫苦乡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两三个孩子，企图培养成能背能算能文能武瞄准北大清华的步步高点读机。所以，可以想象，推开我们学校的大门，在学生大会的时候，能够看到怎样一片由度数一个比一个高的黑框眼镜和蓝色校服交织的海洋。

同时，它还是除了周日下午放假之外完全剥夺休息和睡眠权利的一所全日制高中——6

点起床，早操，10点半上完第三节晚自习，就寝。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学校请的校服的设计师比较懒，学生没有足够的校服换洗，所以除了早操和大型集会，并不那么严格地限制着装。

所以显然，校领导信奉的原则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学生守则并不相符，他们完完全全秉持着“升学率才是王道”和“高考要从高一抓起”的铁律。上传下达，导致这所学校的老师，无论男女，都有一股子“师太法号灭绝”的磅礴气势。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但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整整九门功课结合起来就像个没日没夜拿着小鞭子在后边儿抽的阴魂不散的幽灵，日复一日地久天长，直到天凉好个秋，考试自然来。除开九门功课有单独的小考之外，还有一次月考和一次期中考。我和何乔木的考场又十分荣幸地由号称“校园四大名捕”之一的王铁手监考，于是，在考试的那几天里，整个考场都散发着一股子压抑的空气，我和何乔木笔耕不休，直考到昏头昏脑。

所幸学校还有点儿良心，上午考完试，下午休息半天。

一出校门，何乔木整个人都变得生龙活虎两臂生风，对着我和李然说：“今天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李然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我则对何乔木这种劫后余生的欢腾劲儿忧心忡忡，问他：“我跟你可是一条藤上长大的两根丝瓜，除了老张的臭干子摊和小时候你把我摔下去的那条臭水沟，还有什么秘密基地是我不知道的？”

何乔木冲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在经历一路颠簸的公交和出租车的轮番洗礼之后，何乔木带着我和李然来到了一片荒郊野岭。

放眼看去，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长满青苔的墓碑，墓碑的右边是一个貌似没有完工的烂尾楼，墓碑前面指着一条山路十八弯。

我脑子里顿时泛滥出一片因为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而产生的恐怖想象。

我亲切地握着何乔木的手，痛哭流涕痛心疾首：“咱们好歹也是发小，你可不能这样把我给卖了，我没多少肉不值钱……”

李然则冷静地挎上她那个因为一路颠簸从肩上晃到腰下的小背包说：“我走了。”

何乔木赶紧儿留住她：“干吗？”

“不吉利。”李然淡定地说。

“封建迷信要不得。”何乔木大义凛然。

“……”

“再说了，有我这么一朵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祖国花朵立在这儿，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看我宝刀屠龙一剑倚天！”何乔木又开始油嘴滑舌起来。

“你《西游记》和《倚天屠龙记》看多了。”李然顶着一张千年冰霜脸，回答他道。

“……”

在何乔木的软磨硬泡之下，我和李然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跟上了何乔木的脚步。

得，跟着何乔木爬了一阵儿山，还真有个世外桃源的好地方。

山高路长长，一弯流水野花香。

这座山里边的颜色不是那种城市里面让人窒息地带着汽车尾气的绿色，而是有层次的有生机的一片深绿和浅绿色里夹杂着黄色和红色——生长着一棵棵的枫树，烧得发黄发红的枫树叶随着秋风飘下来。地面让一条小溪分成两半，两边都有一整片郁郁葱葱的绿草，里面星星点点分布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野花。

何乔木在溪水旁边坐下来，把鞋子脱掉，把手合成小喇叭状对着我和李然大喊：“你们也过来啊。”

我和李然对视一眼，走过去。学何乔木脱掉了鞋子，三个人并肩坐着。

“怎么知道这儿的？”我问何乔木。

“我说了，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啊。”何乔木笑了笑，说：“这里是我小时候的奶奶家，我爸妈以前事业特忙，没有办法顾我，我奶奶养我一直到6岁。双全你还记不记得，我是直到6岁才和你成了邻居的？”

“嗯。”我点点头。

“后来我爸要把奶奶接过来和我们住一块，她不让，说住在乡下自在，还说爷爷在旧屋子里等着她呢，我爸拗不过她，只能够让她一个人住。”

何乔木声音变小了，也有点儿伤感。

“后来，我10岁的时候，奶奶走了。旧屋子没人住，就荒了，我也很多年没回过这里了，直到政府要开发这块地，旧屋子要拆，奶奶的墓碑要移走，我才和爸爸一起，上个月周日的时候到这里来。”

“这里变了很多，奶奶的房子也已经拆掉了。就在那一片——”他顺手一指，“可能下次再来的时候，咱们连这里的景色都看不到了，现在到处都开发……”

李然和我静静地听何乔木说着往事，都不知道说什么，一切都变得有些沉默。

“别提这些陈年旧事了，你以为演八点档苦情戏呢，咱们说说自己以后想做什么吧。”

李然试图转移话题。

我惊觉自己刚刚听得有些入神，抓紧了何乔木的手，再加上我和何乔木坐得比较近，李然坐得离何乔木远一些，让我和他看起来特别像一对儿，于是我赶紧放开。

“嗯。”

何乔木没和李然顶嘴。

“我以后呢，一定不会老老实实在这个小城市里面过一辈子，”李然看了看头顶上蓝的澄澈的天空，目光里有坚定，“要去北京，去上海，去大城市里打拼。过得很苦无所谓，活得很累也没关系，我会靠我的手，去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生活。我不幼稚，我知道一定会付出代价，但我相信付出和结果能成正比。陈文武，你呢？”

“我刚刚一直在听你说话。”我没反应过来，怔怔地说。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李然表情一脸凝重。

“其实我无所谓的，”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老天爷会给我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好的坏的，只要发生了，我就会试着去接受吧。我没有长远的计划，也不想去预测明天。”

何乔木把一颗石头丢到溪水里，石头顺着溪水滑了下去。

我和李然都看着他。

“你们都知道我成绩不是很好，”何乔木的话语里有说不出的苦涩，“每次考试的时候我都宁可转笔，试卷上写的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以前我还试过努力听老师讲课，可心猿意马的，总听不进去。这一次考试也一样，彻底考砸了，所以我才把你们拉到这个地方来散心的。”

“你这样显得很窝囊，”李然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还是说你没心没肺的时候才像个男人？”

何乔木干笑一声：“李然，我用不着你来评判我的人生，我成绩不好，但以后未必会比你差。”

“哼。”李然气得头顶冒出三丈青烟，顶着一张晚娘脸背对着何乔木。

“高二联考之后就高中毕业了，我可能不会再读书了。”

“啊？”我和李然都吃了一惊。

“没准儿的事呢，这点上我和双全一致，那时候的事到那时候再说吧。”

又坐了一阵，何乔木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Ipod，轻声说：“我放首歌给你们听吧，特别

应景。”

那首歌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旋律温和，齐秦浅唱低吟，他的声音让人想起雨夜，历经沧桑之后那个等待多年的宽阔的胸膛。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歌至此处，有一个变调出现，一段略微激昂的上升旋律奏起，李然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也记起一首歌，和这首歌在同一部电影里面的，周迅唱的，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何乔木，你有耳福了。”

李然自顾自地唱了起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

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

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

夕阳西沉，我和何乔木静静听着李然唱歌，那样温馨的场面多年以后还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如果时间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真希望那一天不会停止，不会结束。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三个最初最单纯美好的样子，也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